March 14,2009

[被掩蓋的真相…陳儀 是非魔癡228 (作者:范蘭欽)](http://blog.roodo.com/jus1222/archives/8501037.html)

二二八的歷史完全顛倒，真相被掩蓋。實在陳儀是愛民清官，蔣介石、陳儀當時處理也極對，其錯最多只是誤判寬仁。
二二八以前，陳儀要把軍隊調走，親信湯恩伯勸阻：「台人新附，人心未定，一旦有變，何以應付？尤其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，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，恐其仇視祖國，可能結聚作亂，需駐軍防變。」陳儀說：「我以至誠愛護台灣人，台人絕不會仇我，萬一有意外，我願做吳鳳。」
事發後蔣介石即在《反省錄》中寫道：「台灣暴民乘國軍離台，政府武力空虛之機，發動全省暴動，此實不測之禍亂，是亦人事不臧，公俠疏忽無智所致也。」
二二八的起因主要即湯恩伯擔心的台籍日兵仇視祖國等情，加上經濟蕭條、戰後糧食短缺、通貨膨脹及社會秩序破壞等，不過這只是次要因素。所謂的「官逼民反」或「寙政」，都是欲加之罪，完全是政治扭曲後的假記憶，並非歷史真相。首先來台的中央社駐台主任葉明勳就說，陳儀廉潔律己，他一下飛機就說：「我是來做事，不是來做官。」陳儀帶來的幹部如嚴家淦、任顯群、孫運璿等也是好官，但他忽視了台灣甫脫離日本統治，猶未調養生息的特殊社會環境，民主寬容，在政治上放得太鬆，給台胞參政權，電台報紙、集會遊行皆放任自由，結果反生意外。
事件後陳儀隻身離台，其政策及幹部未動，後來的陳誠蕭規曹隨，所謂的「寙政」，究何所指？
經歷此事的江慕雲在「為台灣說話」的文章說：「陳儀長官沒有希望台灣弄不好的理由，他有理想，想在海島真正實現三民主義，作為三民主義的實驗園地。
他要在一個目標和一個組識之下，使政治、經濟、教育、文化、獲得全般的配合，使海島成為一個真正的樂園。…
他反對台灣駐兵，他絕不希望而且也不必要以軍隊來增加台灣人民的麻煩和負擔，認為這不是征服的土地。他有理想，有計畫，有魄力，他應該欣受台灣人民的擁護，而事實竟不盡然。」
國府的行政院長翁文灝曾以此詩懷陳儀：「海陸東南治績豐，驚心旦夕棄前功；試看執楫理財士，盡出生前識拔中。」
二二八事件發生，暴亂蔓延全省，各地政府、警局被占領接管，電台廣播推翻政府。蔣日記載；「陳公俠不事先預防，又不實報，及事至燎原，乃始求援，可歎！惟無精兵可派，甚為顧慮。善後方策，尚未決定。現時惟有懷柔。此種台民初附，久受日寇奴化，遺忘祖國，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。」
三月六日，高雄暴民占領市府、雄中、火車站，搶得軍火，要燒壽山，脅迫要塞司令彭孟緝繳槍，並欲殺彭。彭派兵下山平亂。
七日，處委會提出四十二條，要求解除武裝，重立政府，陳儀怒拒。處委會向美領事要求台灣託管獨立，號召台籍兵集結待命。
二十一師抵台後，陳儀發布戒嚴，鎮壓暴民，捕殺處委會首要份子。蔣介石還電師長劉雨卿，「應特別注重軍紀，萬不可拾取民間一草一木。」還電陳儀：「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，否則以抗令論罪。」
事件中，外省人死傷八百人，本省人死傷千餘人。
事後陳儀黯然離台，赴滬靜養。一九四八年六月中，蔣忽叫陳到南京面談。那時局勢已危，蔣想叫陳儀接浙江省主席。陳辭讓說：「在台灣搞得不好，累了中央增加憂慮。現在正閉門思過，何能再負責任？」蔣說：「不要提台灣的事了。我如不把駐台的部隊調走，何致發生暴動？這責任不能推到你一人身上。希望你從公誼私交兩方面想一想，慨然答應下來！」陳不再推辭，這就種下他最後離蔣招難的悲劇。
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，陳儀離台前寫下這首詩：「事業平生悲劇多，循環歷史究如何，癡心愛國渾忘老，愛到癡心即是魔。」
陳儀是癡？是魔？「二二八」孰是？孰非？歷史早有答案，只是政治還在塗抹耳。